



增註
在公

四書大全

孟子集註二

三六

432
2801
48-36



仁12
號 2601
卷 48-36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告齊君十一章鄒

與民同樂三章言交隣之道四五章言仁政七章論親賢之道八章言湯武征伐九章事君當行我之道不可循君之欲十章告齊王皆湯武弔民伐罪之意十二章交隣之道十六章言孟子出處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暴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字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去聲蒙引齊

可王也非謂只是能治其國有以前只言齊庶幾後乃言可王為疑者非是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

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

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蒙引范氏曰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

翼註曰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入君上與眾眾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

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其實說時不要入同樂意思同樂意思却在甚字內孟子只謂今樂也是這鐘鼓管籥古樂也是這鐘鼓管籥今樂也可以為樂古樂也可以為樂今之樂何異於古之樂哉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眾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

孰樂亦音洛通考仁山金氏曰下樂音洛朱子從古一註然以文義推之則下樂如字上樂字音洛為是

獨樂音洛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

也蒙引可得聞與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兼今樂猶古樂不重在此○依註上樂如

字下樂音洛不必依金氏蓋上樂字自含有鼓樂意在如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亦不必有採擊字而

自含探擊意在○存疑獨樂不若與人。是與人之樂甚。獨樂未甚也。與少樂不若與衆。是與衆之樂甚。與少之樂未甚也。與人與衆樂。如何爲好樂甚。今使滿堂燕笑。有一人向隅而泣。滿堂之人必爲之慘然。不樂矣。其樂能甚乎。○淺說與人樂。且說與人鼓樂。以爲樂。未說到推心以行仁政處。與衆樂。樂亦然。乃引起之意。到下文與民同樂。方實說好樂甚也。

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困勉錄曰。按今王鼓樂。不論今樂古樂。○徐徽弦曰。舉疾首蹙頰。舉欣欣然有喜色。皆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下一舉字。便有意思在。○吳省菴曰。一不與民同樂。便是好樂

未甚。民便疾首蹙頰。則雖好先王之樂。何裨於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則雖好世俗之樂。何妨於治。

困勉錄曰。禮書云。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王則日月爲常。諸侯則交龍爲旂。孤卿則通帛爲旛。大夫士則雜帛爲物。師都則熊虎爲旗。州里則鳥隼爲旟。縣鄙則龜蛇爲旐。全羽爲旖。析羽爲旞。然熊虎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頰。子六反。頰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

新安陳氏曰。管。笙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籥也。通考。趙氏。息曰。樂以鼓爲節。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音樂。○籥音藥。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

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趙氏

曰。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註。析羽爲旞。王者游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

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附蒙

為旗而九旗亦謂之旗。經傳凡言旌旗是也。日月為常。而諸侯之旂亦謂之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為旂。天子之常亦謂之旂。觀禮天子戴大旂是也。析羽為旌。天子至大夫士之旗亦謂之旌。樂記龍旂天子之旌是也。亦猶五溝皆謂之溝。五涂皆謂之涂。八法皆謂之法也。又云干首注以旌。旌首注以旌。則羽毛所以為旗飾也。旗皆有羽毛。而全羽之旌析羽之旌。又與夫飾旌者異矣。按禮書則是旌旗二字在九旗中本有專指。若大槩言之。則旌指竿首之羽。旗指畫帛。又舉旌可以該旗。舉旗可以該旌。故註曰羽旌旌屬。蓋旌總名。羽旌特其屬之一也。小註引

引鐘鼓之聲。管籥之音。猶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互文耳。下文車馬之音。可見不必拘聲。成文謂之音。蓋其心原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雙峰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唯恐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

全羽析羽。大明。份按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即所謂好樂甚也。

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也。蒙引本文此字。兼鼓樂田獵而註。獨云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蓋田獵亦好樂之類也。故槩以好樂。與民同樂者。非同鼓樂也。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云云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音洛下。同樂同。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今古之異耳。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也。好世俗之樂者。私

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遽詆其若必欲以
 所好而獨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啓君者。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
 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
 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
 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胡故反無補於治。去聲也
 前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
 英，堯作大章，舜作招，讀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
 武。周公作勺，讀作酌，以上並樂名。勺言能勺，先祖之
 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
 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
 莖也。咸池備矣。通考：趙氏惠曰：周禮大司樂註云：大
 咸堯樂，大磬舜樂，大濩湯樂，咸池言德無不
 施也。英華茂也。招紹也。繼堯也。濩言救民也。故孟子

四書釋地曰：三輔黃圖云：靈
 園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
 伯厚以文王之圃方七十里
 註於下。余謂在今鄠縣東三
 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
 作豐，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
 號稱陸渚為九州膏腴者。文

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宋子曰：孟子開導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
 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
 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慶源輔氏曰：范氏辨孔
 子孟子之說，可謂平正明白無餘蘊矣。而楊氏論樂
 以和為主及與民同樂為樂之本，又可以足范氏之
 說。新安陳氏曰：不郵民而自好世俗之樂，以縱其
 荒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問而自慙所好之不
 正，天理之流動也。齊王慙之，孟子不詆而開導之，戒
 其縱獨樂之私而勉其充同樂之公，遏人欲而擴天
 理也。王道在遏人
 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圃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音煩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乞逆

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圃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後漢武帝建元中。舉籍蓋屋郭杜。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即其處。○四書釋地又續曰。文王治岐。不過白澤梁無禁。詎容有圃至七十里。在樵者獵者以往。自是在位四十九年乙丑徙都豐。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于豐作靈臺。臺之少右作靈圃。圃之中作沼。皆條忽而成。故有三靈之名。蓋原就南山下一片土為之。林下茂密禽獸繁多。方克如是。朱子生平未一至關陝。與入言讀書玩理外。考證別是一種工夫。其向來不甚做。所以既不知文王

反以講武事。

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謂

祀與戎。戎兵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者皆田獵之名。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

閒曠之地以為圃。然文王七十里之圃。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

音余。○南軒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圃。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圃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圃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傳謂古書。慶源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其然否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禮入國而問禁。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之圃為即靈圃。又於詩靈臺不註的在何所。但想像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耳。說統曰。齊王就制度上說大。小。孟子在民心上說大小。

四書釋地曰。禮入國而問禁。此句引少錯。蓋原文入竟而問禁。竟者界首也。如齊魯分界處。在汶水或泰山皆是。入國而問俗。國者都城之內也。與孟子問國之大禁。國字殊不同。孟子乃指齊言。問齊之所大禁者何事耳。四書釋地續曰。杜子春曰。五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

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何者苟近郊豈能容方四十里之圍乎所以集註亦不加遠字但云國外百里為郊趙氏註却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果爾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為陷阱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集註惟郊外有關外字當作上古天子九門此為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關門

陳氏曰前篇罔民與此為阱皆是借網取禽阱取獸以諷切時君之禽獸其民苑囿一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遏人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

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鈞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葛反○慶源輔氏曰寬洪而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

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

字之之心自不能已程子曰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

惡不計較小大疆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能忘己之

大而事鄰國之小實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

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為能

安已之小而事鄰國之大朱子云智者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彊皆是道

理合恁地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

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詩綿八章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祚子洛反

械音域拔蒲貝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駮徒對反矣維其喙吁貴反矣駮突也喙息也言大王

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

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惟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通考趙氏惠曰綿詩二章言古公亶

份按其餘二百餘下脫年字當添入

父來朝走馬之事入章言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朱子傳云言大王雖不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是皆指大王而言集註引詩似不合九章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又非事昆夷之謂也故註疏以八章為文王事蓋孟子亦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如此則集註所引方合文王事

昆夷之言又曰唐虞以上有獫狁獯戎居於北邊夏道衰公劉變於西戎邑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二百餘戎狄攻大王大王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為匈奴

句踐越

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國語吳語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同云越王句踐平姓與兵伐吳

吳王夫差姬姓聞之悉發精兵擊之敗之夫音扶椒今太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古外反稽山名在山陰南七里吳王退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成者平也求平於吳也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於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

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而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猶微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以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越罷兵歸

○朱子曰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槩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大王句踐意思自不同也

○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智者有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大

○雲峰胡氏曰本文大事小事大集註則曰大字小小事大一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大之字小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智

通考趙氏惠曰國語圖譜吳自泰伯至壽夢十六世始見春秋越之先夏小康之庶子封會稽以

奉禹祀至句踐始見春秋魯哀公元年大夫種行成於吳哀公五年越王歸國與范蠡謀吳魯哀公二十年冬十一月伐吳居軍三年吳使大夫孫雄行成王弗忍將許之范蠡諫不可遂滅吳蒙引如梁惠王則東敗西喪幾至於不支但憤於喪敗故有雪恥之情在齊宣王則與鄰敵相持互有勝負宜有息爭求寧之意故問交鄰之道此一問亦好意思○仁者以大事小智者以小事大大槩都是忍小忿而已○寬洪故能含容人不恭惻怛故能矜人之惡而不較○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小之事大一則義理之當然也二則時勢之不得不然此所謂天者理勢之當然也智兼明理勢仁則惟見理而不見勢○勢在己則當忘勢在人則當順智者之識時勢順其勢之在人也仁人之無計較大小強弱之私忘其勢之在己也樂天畏天之分正在此○存疑詩大雅綿八章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本謂大王事註謂文王事見詩大雅者其不殄厥愠則在太王之時至昆夷駝矣維其喙矣則在太王之後而文王之始也蒙引曰非以肆

說統曰樂天畏天上文事小事大內已含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翼註曰樂天畏天字還是上天但究言之則是理而已保天下保一國俱是實事不止是氣象規模○困勉錄曰理與勢分言之是二件合言之亦只是一件凡勢之所不可為者亦是理所不當為而理所不當為者勢上亦自行不去故註於首節兼言理勢

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二句為文王事昆夷事實蓋以昆夷事在大雅之綿而因可見文王事之之略而已此說是也○蒙引按綿詩周太王事昆夷猶為以小事大至文王時國勢日削則為以大事小矣但太王事昆夷在事獯鬻之後昔者太王居邠則為獯鬻所侵及去之岐山之下則又為昆夷所擾是兩項事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敷救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為智者之事使智

而次節只以理言存疑亦明。若離理之勢君子有所不計矣。份按語類云使智者當以大事小時也必以小事小與此條不同愚謂此條云智者居大國未必能為仁者之舉極為有理但下文無好小勇律之則智者亦是能懲小忿者雖謂其亦能以大事小可也語類所云未可非也四書脈謂仁者智者以所處之勢異不是兩樣人此即語類之意。

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為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朱子曰得之○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入之善矜入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入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慙而厚卹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太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大王句踐惟敵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慶源輔氏曰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專言之即道也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

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又曰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者之氣象規模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雲峰胡氏曰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不敢違理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即其字之之心而其氣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即其事之禮而其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措辭之精微如此附淺說王之於鄰國其大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智者之道處之二端之外無餘法矣而能盡此二者則又有其效焉蓋大事小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忘其勢之在己誠心愛人而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順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而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包含徧覆無不周徧自有保天下之氣象豈不足以保天下乎吾見民罔常懷懷於有德九有之大皆在所統馭矣畏天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自有保一國之規模豈不足以保其國乎吾見以禮自固孰敢侮之四境之內皆在所維持矣○存疑上解智者兼理勢此解天只說

份按樂天畏天者。其實會保天下保其國非止論其氣象規模故存疑謂保天下之氣象句尚在保天下上。

理者。理字兼勢在內。○註包含徧覆。無不周徧。還在樂天內。以下句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見得。○註保天下之氣象。這句尚在保天下上。保一國之規模亦然。○蒙引。真實會保天下。會保其國。或謂只是論其氣象與規模而已。非也。其曰保天下之氣象。保一國之規模者。蓋謂樂天者如何屬以保天下。畏天者如何屬以保其國。蓋樂天者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便是保天下之氣象也。故屬以保天下也。云云。且氣象無迹而難量。規模則有限矣。此又朱子用字之意。○孟子但論道理都帶箇後效。與時君言多有勸有戒。疊疊是此意。曰保天下保其國。為宣王言也。而語類又拘拘于氣象規模者。蓋非有此氣象有此規模亦無緣有保天下保一國之事矣。○制節謹度。制字與謹字相對。制猶守也。自節限也。節字與度字相對。鄱陽薰鼎孝經註曰。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守法度也。愚謂不止財用。當有節。况此處須就以小事大上論。若孝經則下云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固指財用也。○雲峰胡氏愈字以下不得。則是更進一步。非也。

份按集註周頌我將之篇上有詩字。大金脫去。雖內府板亦然。今增入。

困勉錄曰。按淺說以王請無好小勇以下不粘著交隣意。不必又曰敵一人當活看。蓋勇之大小不在所敵之衆寡。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雙峰饒氏曰天理當然達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非奉事之也。集註於大事小必曰字小。又曰卹小而於事大不易事字。蓋欲發明孟子意不可不略易此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劔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漢武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渡海征遼。豈是敵一人者。然豈不是小勇。又曰。大字意雖在下三節。然如淺說。講云勇之大者。據義理之當然。發吾心之震怒。敢誅天下之所當誅。不避衆人之所畏。避出其鋒刃。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如此說却不妨。游立軒曰。侵阮不已。則其害之滋蔓無已。亦天下之憂也。故一遏密人。而有以答天下之望。豈惟阮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吳因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氣脈從寡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爲疾。如詩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武王節同。○翼註曰。此文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趙氏曰。血氣所爲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隨涸。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通考趙氏惠曰。

莒當讀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

人。侵阮徂共。音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

天下仰望之心也。詩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

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密密須氏。姑姓之國。在今寧

王之勇也。未可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

說統曰。天降五句。推上天立君師之意。有罪無罪二句。言已必盡君師之道。一人二句。是孟子釋書辭。○困勉錄曰。饒氏謂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君字即指武王也。○翼註曰。一人泛說。不指紂。○焦漪園曰。文王大而密人小。文王嘗事小矣。密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爲仁。是其勇也。仁者之勇也。而奉

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共池是也。此言文王征伐之始也。無所畔援。歆羨大能先造道之極。因密人。不恭是以如此。此文王之大勇也。新安陳氏曰。怒者斯怒。一怒字發出一怒安民之說。蓋自赫怒舉兵。以對于天下而生此意。○蒙引。密人不是來侵周。乃侵阮也。但文王是方伯而密人乃擅敢興師以侵阮。是無文王矣。故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雙峰饒氏曰。書

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下

天討者亦樂天者矣。武王小而紂大。武王嘗事大矣。紂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智。是其勇也。智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畏天者矣。

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二者大段不同。想古人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通考趙氏惠曰。今且依此解。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慶源輔氏曰。寵異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也。直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附淺說。天降下民。立我為之君。

李衷曰。一怒安民。非即併鄰國而有之。或鄰人悔禍。可與更新。則元寇既剪。依舊和好如初。吾不殄彼之祀。便是仁。吾可固吾之圉。便是知小大威。獲其安。便是天下之民舉安。以此言一怒之勇。亦是交鄰之道也。
徐傲曰。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隣除暴。事不相妨。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

師亦以我能助上帝以安民。故以君師之位而寵異之於四方也。上天立我之意如此。然則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敢有自越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以此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一人橫行倡亂於天下。武王必以為己之恥而誅之矣。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蒙引或曰。一人衡行於天下。謂紂也。如此則集註當有明訓。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

亂而拯音整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

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

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慶源輔氏曰。君人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

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強以立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辱於己。反為不仁不智。故湯事葛而征葛。句踐事吳而謀吳。則勇又濟其仁智之不及者也。

孟子卷之二
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也。○新安陳氏曰。章旨能懲小忿四字。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齊王所好之勇。小忿也。孟子所言之勇。大勇也。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龜山楊氏曰。人君固不可無勇。而齊王以是則安天下無足為者矣。○雙峰饒氏曰。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槩要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雲峰胡氏曰。夫子嘗以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四書釋地曰。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是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慶源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此釋有之一字。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君上之心。此釋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一句。○雲峰胡氏曰。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

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又按饒氏謂朱子云：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以此觀之，語錄謂沼上之對其辭遜，雪宮之對其辭夸，傳錄之誤明矣。蓋謂之驕者，當以問字言，不當以對字言也。附蒙引時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若說王在雪宮而見孟子，則當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矣。且與大註下文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不相符合。○孟子對曰：有此有字，正答齊宣王亦有之問。是說賢者固有也，賢者亦安得有此？孟子意以為當得也。如答彭更不已，泰乎？及答公孫丑不素餐分之意，集註言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以下，盡屬在入不得則非其上矣。句內與有字無干。輔氏之說不是。○言人君能與民同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為人皆有此樂也。○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若只管以為當有，則

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又按饒氏謂朱子云：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以此觀之，語錄謂沼上之對其辭遜，雪宮之對其辭夸，傳錄之誤明矣。蓋謂之驕者，當以問字言，不當以對字言也。附蒙引時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若說王在雪宮而見孟子，則當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矣。且與大註下文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不相符合。○孟子對曰：有此有字，正答齊宣王亦有之問。是說賢者固有也，賢者亦安得有此？孟子意以為當得也。如答彭更不已，泰乎？及答公孫丑不素餐分之意，集註言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以下，盡屬在入不得則非其上矣。句內與有字無干。輔氏之說不是。○言人君能與民同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為人皆有此樂也。○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若只管以為當有，則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

扶問反

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慶源輔氏曰：下不得而非其上。

者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卹民。附蒙引用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韓子作文嘗得此法，如曰：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顧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或用上句陰助下句，或用下句陰助上句，亦言語之法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

呂晚村曰：有上之憂樂，有民之憂樂，有上憂樂民之憂樂。

孟子大全

卷之二 梁惠王下

七

有民憂樂上之憂樂必上先
憂樂民而後民憂樂上究竟
只重上以民為憂樂又曰四
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
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
在樂其樂是王化之應又曰
樂以天下兩句是過脉語總
承上三句以起下文故以天
下三字中兼君民言君民相
憂樂必上感而下應故以字
又側重君言總之其義已盡
上文四句不是別增意思亦
不是上文氣象尚小而此又
推極天下之大也又曰以字
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
下耳又曰天下只在民字中
大言之不是民字外推言之

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

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南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已

是舉景公事蓋道其國典故以告之○慶源輔氏曰
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為樂如是則君
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天下雖大兆民雖多其權忻
愉怡痒河疾痛舉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
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無王不可得也附淺說夫
不與民同樂則民既有非之心能與民同樂則民
豈無感之之心是故安居粒食民之樂也樂民之樂
而皆為致之則民見君有宮室遊豫之樂亦欣欣然
為君之樂矣貧窮無告民之憂也憂民之憂而勿以
施之則民聞君有敵國外患之憂亦戚戚然為君之
憂矣夫樂民之樂是樂不以已而以民固為樂以天
下至於民亦樂其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樂者亦衆

人之所共樂也豈非樂以天下乎憂民之憂是憂不
以已而以民固為憂以天下至於民亦憂其憂則是
吾一人之所獨憂者亦衆人之所共憂也豈非憂以
天下乎憂樂皆以天下則民皆望風仰德而莫不尊
親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蒙引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不以已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

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通考趙氏惠曰

萊州○吳氏程曰轉當如字上聲後遵循也放至也

琅邪余遮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蒙引至於大

郊始興發補不足則所謂欲觀轉

呂晚村曰：巡狩述職省耕省斂，是先王觀之名。巡所守述職，補不足助不給，是先王觀之事。○困勉錄曰：蒙引謂巡狩述職，說恩惠及民，不得殊。不是，吾以為巡狩述職之惠，較補助更大，但補助之惠，顯而易見，故民之所歌，在彼而不在此耳。又曰：翼註說業，俱以此節重在省耕省斂，然看來殊不必蒙引存疑。淺說亦皆大槩說。○四書脈曰：觀夏諺所云，安有人不得而非其上者。○說統曰：為事亦所以為民，此意只可渾見，不可分無非事者以上為為事省耕二句為為民遊豫，乃是一意。自巡省而行謂之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休助亦是一意。自上所與曰助，自下被惠

曰休。○份按晚村謂無非事者，橫截上數句，不得移置題末，亦不得添在春秋句下。愚觀註春秋巡行郊野以下，用不敢無事慢遊句結之，則晚村之說非也。○晚村謂省耕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愚玩註春秋巡行郊野，察民所不足而補助之，絕不及恐其失時，意恐不得謂有兩層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音洛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蒙引存疑，非字看當無字看。而

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新安陳氏曰：以之法。此下言當時之弊。蒙引：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又必解曰：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又必解曰：述職者述所職也。是何也？正以見其非無事者言一為巡諸侯所守而行，一為述所職於天子而行，是皆非無事者。○曰巡狩也，曰述職也，便見是非無事者，非訓解之辭。○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夏諺，獨言王者，蓋畿內之諺也。○夏諺只帶省耕省斂，不必通管巡狩述職。○省耕省斂，天子諸侯都有此法，都是先王之制也。此又在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狩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天子只是省其畿內，○存疑遊與豫當分合看，分看則遊是巡遊，豫是逸樂，合看則巡遊即所以為樂也。二句疊言詠歌之體也。

四書釋地曰趙註琅邪齊東南境上邑集註因之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即其處余曾徧考轉附朝辭二山杳不知所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衛侯令視鮒從辭曰君以軍行被往豐鼓師出先有事被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聲謂之釁鼓視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糧謂糗去久反熬卿行旅從五百人為旅臣無事焉糧謂糗米麥也又丘救音備乾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通考吳氏程怨惡鳥路也言民不勝平其勞而起怨曰吐得反

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騁其雄心肆其遠略如此真從前所未有後惟秦始皇二十八年並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南置琅邪三月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射日魚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漢武帝太始三年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司馬相如賦曰齊東踏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正暗用秦皇之事或曰今青州為齊地若萊州則萊子國登州則牟子國皆非齊有景固可以任其車轍馬跡所之乎余曰萊子城在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國已滅靈公十五年所以晏子對景公言聊攝以東姑尤以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古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衛侯令視鮒從辭曰君以軍行被往豐鼓師出先有事被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聲謂之釁鼓視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糧謂糗去久反熬卿行旅從五百人為旅臣無事焉糧謂糗米麥也又丘救音備乾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通考吳氏程怨惡鳥路也言民不勝平其勞而起怨曰吐得反

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下

西姑大沽河。尤小沽河一出黃縣。一出掖縣。實齊之東界也。指畫明析如是。惟今寧海州文登縣尚屬牟子國。要亦不過蕞爾附庸。素服役於疆。大者晏子所謂為諸侯晏正指此等。何難登其山而臨其海乎。當東行也。雖陸路亦可謂之從流。上西旋也。雖陸路又可謂之從流。下。景公之志不幾荒乎。晏子是以諷而止焉。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樂音洛。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

時掌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

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雙峰饒氏曰。荒是廢時。亡

是失事。謂蒙引。順水而下。固謂之從流。逆水而上。如

何亦謂從流。蓋從不訓順。乃訓逐也。從獸之從。亦是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民也。興發。發倉廩也。

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

民四曰徵。為事。禮記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

為事。羽為物。註宮絃最大。用八十一

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

載芒角也。絃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屬木。以其

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正長。萬物皆成形。體

事亦有體。故配事。絃用五十四。絲羽屬水。聚清物之

象。故為物。絃用四十八。絲。通考。趙氏惠曰。宮土音。絃

用八十一絲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絃用七十二
絲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絃用六十四絲徵火音
三分宮去一以生絃用五十四絲羽水音三分商去
一以生絃用四十八絲景公所作角徵樂以其為民
為事也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

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
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
者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未一
句是孟子說○西山真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

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
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
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

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

而用之惜哉

南軒張氏曰孟子羞稱管晏今乃引晏
子之言何也蓋羞稱者其大法也言與

事有可取亦不可沒也亦見與人為善至公至平之
心也○雲峰胡氏曰齊景能聽晏子之言而齊宣不
能受孟子之說是可惜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治
上之對畧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樂
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說然憂樂相反而實相關憂
民之憂者必不暇樂已之樂樂已之樂者必不知憂
已盡之後不過引一段故實耳不與民同樂人欲也
憂樂以天下天理也游豫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
諸侯憂人欲也無非遏人欲擴天理也又舜之招遺
音必有在齊者孔子在齊聞招景公樂亦名招可見
附蒙引大戒於國謂布告境內以圖回治政也如今
政令凡一切勞民傷財之事悉皆停免凡一切奸宄
情弊之事盡行禁革凡諸利於國利於民之事盡許
陳納無隱之類蓋人君但有志於圖回政治便須有
一番告命以彰境內之耳目也○出舍於郊自責以

四書釋地曰明堂趙氏註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集註以漢時遺址尚

省民也。蓋以示不敢安居深宮之意。且於省民之不能給為便也。省民者。省民之耕斂也。故出郊。但不知出舍之時。為春為秋耳。此則不必求者也。○其曰韶者。舜樂也。當時韶在齊。齊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韶也。○畜君者。好君也。既出於好君。夫何尤哉。如此說。方見是釋詩意。○樂有五聲。獨舉徵。招角。招二者。以角為民徵為事。取其切者也。○每一音之樂。皆須具宮商角徵羽。如徵招之內。固有宮商角徵羽。角招之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也。此之徵招。晏子陳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以告景公。而致景公之悅。是臣有以悅君也。景公悅。晏子之言。而大戒出舍。與發。是君有以悅臣也。故曰君臣相悅。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去聲朝音潮諸侯

在易去齊侵地而得有之以合封禪書郊祀志不知趙氏此句特妙也蓋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註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祊在琅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於魯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尚能世守之則明堂仍為周天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狩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遂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趙氏此一句不可以觀世變哉衛康叔封於泰山下受相土之東都為湯沐邑今其地闕

之處漢時遺址音止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

扶又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

乎慶源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堂正與子貢

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蒙

引天子巡狩隨方之鎮山各設明堂此之明堂趙氏何以知其為泰山明堂也曰以其在齊境內也○漢

時遺址尚在集註此句亦足以證齊王因孟子之言而不果毀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

孟子卷之七

梁惠王下

三

以王去聲矣何必毀哉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

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新安倪氏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為說附東陽許氏曰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耳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他行王政蓋行王政則足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禮書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

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南北為脩東西為廣夏堂脩二十七則十四步也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十七步有半也室三四步四角室各三步也四三尺則東西益廣各三尺而中四尺也以此計之南北室各一丈八尺與大室二丈四尺則六丈東西室亦一丈八尺而各益三尺大室亦二丈四尺而益四尺則七丈也門堂三之二以堂脩之十四步三分取二而南北九步二尺矣堂廣十七步有半三分取二而東南十一步四尺矣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商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

困勉錄曰依禮書則明堂有五室十二堂十二堂環列於五室之外依朱子則明堂止有五室無所謂五室十二堂也朱子之說似從大戴禮本當以此為正但五室之說見於考工記不可盡廢竊意所謂大廟大室者其實有五室也如此則禮書所言惟十二堂之說為非耳餘俱可從又曰按月令之明堂與孟子之明堂不同月令明堂指其南三室而言也孟子明堂則兼指九室而言也又曰依朱子則四角室皆一室兩名麟士謂皆屬斜半為之殊杜撰

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立堂皆分左右各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為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畧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為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道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康成以考工記所謂世室為廟重屋為寢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豈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

禮記陳氏集記補正曰案鄭氏釋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為大寢而以青陽為東堂明堂為南堂總章為西堂立堂為北堂青陽之北偏為左南偏為右蓋以東面而言也明堂之東偏為左西偏為右蓋以南面而言也總章之南偏為左北偏為右蓋以西面而言也立堂之西偏為左東偏為右蓋以北面而言也朱子因之又謂只是九室左个右个隨四時所向而易其名春居東室而東向則以北室之右為左南室之左為右夏居南室而南向則以東室之右為左个西室之左為右个秋居西室而西向則以南室之右為左个北室之左為右个冬

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入鬼之室則失之瀆袁准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名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嶽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文獻志王氏炎曰郊以事天廟以事祖禘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於朝

居北室而北向。則以西室之右為左。東室之左為右。吳幼清則謂太寢乃聽政之所。戶牖之間設黼屨。四時皆南面向明而治。安得一月各居一處。而春秋冬三時皆不南面者。况冬寒而北面尤不可居。又南北偏東西偏其位不正。非可聽政之所。諸儒所說各殊。皆於古制不合。事宜不通。詳此記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居之時也。案四時所居五處不同。禮經則無他文。惟天子有五小寢。是燕居之處。月令所記。或是取此。而其名異。故使人惑也。陳用之禮書云。王太寢一在前。小寢五在後。大寢聽政。小寢燕息也。五小寢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

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此說蓋本孔氏曲禮疏。若以孔陳之說釋月令。天子各月之居。則月制事宜兩不背戾。凡居五寢皆南面。夏寢秋寢在中寢之前。就中寢向前而言。故二寢皆以西夾為左。東夾為右。冬寢春寢在中寢之後。就中寢向後而言。故二寢皆以東夾為左。東夾為右。其左右二字。如曲禮所謂客入門而左。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門右。並是以西為左。東為右也。此言太廟太室。則中寢之室也。愚按吳氏之說。較鄭氏朱子之說為近。是然月令出於呂不韋。豈能悉合古制。盡通事宜。故馬氏云。王者尚明而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而此

觀耕藉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為之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配天於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烝嘗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於其禩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而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考工記固嘗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廟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寢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證。而考工所記亦未可盡信也。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祀上帝於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於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於廟。人且議其非禮。况祀

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為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之於經。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畧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觀於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為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纁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明諸侯以為朝會也。其盟會。詔於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康成曰。王巡守至於方岳。諸侯來會。亦為此宮。以見之。康成雖知方岳之為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為明堂。是說也。吾於孟子子有證焉。齊國於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也。是說也。吾於班史有證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宮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

卷之二 梁惠王下

云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
總章冬居玄堂又裂為太廟
左右介以配十有一月為太
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

孟子卷之二
能明夫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展以朝
諸侯。蓋即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禮
典。曉然如指諸掌矣。夫諸家之失不一。或失之誕。或
失之譎。或失之陋。或失之侈。或失之雜。皆非所以論
周公之典禮也。呂不韋之月令。南有明堂。左右有介
與月遷徙。以眠朝而布政。此失之誕者也。大戴之記
則曰。上圓下方。九室每室四戶。八牖。桓譚新論。又從
而廣之。以為有四闕。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
此失之侈者也。蔡邕所論。又以太廟靈臺辟雍。合為
一區。此失之雜者也。晏子春秋。所傳茅茨蒿柱。則陋
而不中禮。公玉帶所圖。複道層樓。則詭而不經。折之
以二禮。其說蓋不攻而自破也。大抵聖人制禮。必有
大經。而寓於度數。則有節文。大經本也。議禮者之所
當重。節文末也。議禮者之所當輕。明堂之禮。下則以
朝諸侯。上則以事上帝。大經存焉。若夫壇墠之有崇
卑。堂室之有廣狹。區區節文之末。酌其宜而為之。雖
或異於古人。何病焉。○蒙引。明堂者。通明之堂也。所

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
是。○朱子曰。古者祭天地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
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
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
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
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
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
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
也。周公以
義起之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
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熒獨與平聲孛音奴鰥姑

岐周之舊國也

趙氏曰按岐州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州縣山之南有周

原蓋周之舊國通考東陽許氏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

九一者井田之制

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

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

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

去聲

公田是九分

扶間反

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

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

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

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

音古

之稅也澤謂瀦

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

周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成

周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何也潛室陳氏曰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

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

孛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新安

陳氏曰世祿善善長也不孛惡惡短也

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

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妻子

父母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

之篇哥可也笑困悴

秦醉貌新安陳氏曰正月末章之意云亂至於此富人

猶或可勝。笑獨甚矣其可哀也。○雙峰饒氏曰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法坦平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關是道路樽節處市是市井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通考趙氏憲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為序者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矜寡為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為序豈非所養之常餼有寡多有二等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禮運先矜寡以輕者先之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為重獨於孤為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為重鰥愁悵不能寐日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寡寡果也果然單獨也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蒙引饒注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處正可絕流而漁故以為漁梁也正韻石絕水為梁梁所以節水○潛室曰文王因民所利云云此說不如前篇雲峰

呂晚村曰須知文王不是單憫惜此四者而獨加厚也為此四者尤窮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亦未能逮及四者故曰必先又曰說到此等處似乎煦煦小恩不知這纔是王者仁政盡頭盡頭宜乎在後却為此四種後不得稍後即無及矣緣他是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所不能逮也施仁必先方見王者用心必使天地間無一

所謂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與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者自不相妨也潛室工於立說而疏於明理矣雲峰之說最痛快明徹况所謂限守厲禁者正合前篇王道之始事○或謂發政施仁指上文耕者九一至罪人不孥非也發政施仁是虛字先者重之也亦非先卹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不發政施仁則已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窮民尤在所宜留意耳故曰尤宜憐卹必以為先也此先字亦如後義先利之先字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為言也○只此數句見得文王當時治岐舉許多等人都區區處得當了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此之謂也○趙氏憲所論鰥寡孤獨之序及其字義不必盡從惟鰥字為有義以孤為顧以獨為鹿皆所不可知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

物不得其所。至此直是以天
自居。

四書釋地又續曰。公劉往遷
於豳。史漢並稱田避。築前編
故繫於築。在位二十二年。甲
子紀內以公劉當此。上溯夏
凡四百有八年。自不止。后稷
不啻鞠三世。卽下遯殷。至紂
立六百一十二年。抑豈止慶
節以下十世已乎。大抵國無
史官。家無譜牒。其世系不可

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
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侯橐音拓
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
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通考仁
山金氏
日積當作子音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
賜反穀堆也音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
以盛音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
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音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

得詳矣。

四書脈曰。孟子謂王之好貨
何妨。昔者公劉亦好貨。但據

幽悲巾反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
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
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西山真氏曰
人君豈不事
諸時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餼糧之積可也
附蒙引積無屋而露積也倉屋以貯之者也餼乾糧
也詩傳與此不同曰餼食糧糗也又分作二字看大
抵或合看或分看總是乾糧也○橐囊皆袋也不用
竹木器出行輕便也○公劉遷邠逼於西戎故也○
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鉞大斧小○王如好貨與百
姓同之與百姓同之者好貨而推己之心以及民也
推己之心以及民便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云云矣
好色與民
同亦然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所稱公劉非好寶玉財賄也。好百姓之有蓋藏。又謂王之好色何妨。昔者太王亦好色。但據詩所稱非好柔曼艷冶也。好百姓之無怨曠。又曰。按公劉遷郿在平集安定之後。故以完積聚為先。太王之遷岐在流離播散之餘。故以完室家為務。上節看兩個有字。卽所欲與聚念頭。下節看兩個無字。卽所惡勿施念頭。文王發政施仁不外乎此。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音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新安陳氏曰。來朝其來以聲也。朝也。古人紀事蓋有此例。
如書曰。王朝步自周。周公朝至于洛。率循也。呼五反。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

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南軒張氏

日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以公劉大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大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日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豈惟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日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也。好字雖同。而所以為好則異。故孟子日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新安陳氏日。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大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導時君意。正辭辨。楊氏日。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擴天理。而格其非心。遏人欲。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

四書脉曰。此章以行王政為主。首三節因問明堂而欲其法。又王以行王政。末二節因其自誘而欲其推好貨好色之心。以行王政。只是行王政一意。○困勉錄日。按以行王政為主。最是。但睡菴又云前

是正而論之後是婉而通之則不是按前三節亦是婉而通之耳

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音洛與夫音扶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音后析於幾音平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音去而實難慶源輔氏曰法似疏而實密事似易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貨好色則似若疏且易矣然必使爲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

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如此哉

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新安陳氏曰克己復

禮之端即謂天理人欲二者之間幾微之際也○問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却如此引導之何也朱子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自不察耳○慶源輔氏曰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有理與欲公與私之異耳故集註舉胡氏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而辨析之夫聖賢之與衆人其於好色好貨其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此即公劉大王與民共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理也即齊王自以爲疾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毫髮之間而其終之是非得失則其相去遂有盡性滅天興王絕世之相反集註言

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而克其欲耳。○雲峰胡氏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五峰胡氏之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如齊王好色。太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大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孟子之言。無非止君之惡。而誘君於善。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說統曰。不能治士。就刑罰失宜說。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

已罷去也。上聲。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

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

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

矣。慶源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意。○雙峰饒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

說統曰。四境之內不治。亦只是大槩冷諷。他不著宣王身上。○困勉錄曰。蒙引謂直說在王身上。不是。○份按四境之內不治。其意全在攻擊王身。却不直截說破。方合。○或謂四境之內不治。正左右為之蔽也。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此非正解。困勉錄曰。依沈無回說。則王未嘗知慚。然輔氏謂顧左右以釋其慚者。蓋王之所慚者。為孟子所面責。所不知慚者。

已職之不盡也。二說原不相妨。

說統曰。此章要發故國係於世臣。而今日當預養親臣為世臣地。精神全在如不得已處。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也。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并王與士師言各勤其任。無墮許規反其

職。乃安其身。師言愚謂須兼友之受托者言。蓋受人

之託。便亦有一職在身。職者分內事也。必無墮其職。然後不為友人所棄。而身安矣。蓋上二事。皆是設言以發之。不是只重在士師一節也。○各勤其職。乃為不墮其職也。不墮其職。然後友不為友所棄。士不為君所黜。人君亦得安於民上而保其社稷也。○趙氏總註。頗失輕重。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魯水反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

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

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此謂

世臣被謂喬木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

無親臣矣。况世臣乎。蒙引。古人立國。凡廟朝壇壝

木。如三槐九棘之類。歲數既久。則成喬木。是亦故國之一證也。若新造之邦。亦安得有此。○昔者所進用者。故以不知其亡為無親臣也。若是百僚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亦何怪得王之不及知。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

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

舍之邪。存疑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不但自解其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之失實欲得真

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也言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從今以始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用世臣而尊禮其尊親其親禮

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

用之是使卑者踰尊。非尊尊之常疏者踰戚。非親親之常非禮

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朱子曰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

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慶源

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

如此則是國君用人惟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非孟子意也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

不能得已至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

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

不謹也附存疑如不得已須看得明白先看不得已三字有著落然後看如字則明白矣如有個人已本

不欲用他此欲已也却有人要用他我不能主張得不得不用此不得已也凡不得已者皆猶豫雷難遲

慢不亟向前曰如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特如之爾蓋這人本是已要用的初若已不欲用他因他人要

份按將使卑踰尊云云正是所以不得已之故蒙引存疑之說最明輔氏此條似謂又進一層說非是

呂晚村曰章末結到國人殺之則可知左右皆曰賢一段

用我不得已而用他如此其遲慢留難也特以欲得真才審之又審至再至三至四遲遲慢慢留留難難有似於已本不欲用逼於人不得已而用之耳○左右皆賢一條即如不得已意左右皆曰賢似可矣猶不可至於國人皆曰賢似可矣猶不可而必自察此便是至再至三至四遲慢留難意思故曰即如不得已意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是說所以如不得已處蓋進賢不謹之於始至有不賢將求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也如此則非禮之常矣此所以當如不得已也故曰可不慎與蒙引曰是恐今日所進者不賢後來又更著賢而親疏尊卑有易位者爾此是懲前而戒后也故曰將使○蒙引尊尊親親禮之常也小註以為用世臣是尊尊親親者非也○於此不謹而誤用之則既在尊親之列矣他日未免使卑踰尊疏踰戚而越常理矣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亦惟國人用之也語意似專重在國人但國人之稱賢雖無黨同作好之疑而其人之得衆或有違道于譽之實故又須察而後用之乃是致慎之意非疑國人而為是也兩箇然後字接連疊用俱從國人皆曰賢句生出以見其慎之至耳分貼公聽獨斷二意便失此神解矣又曰左右不全是只是歸重國人耳未可亦非不聽止聽國人也可知未可中有多少權衡作用在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所論鄉原一鄉

皆稱原人是也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新安陳氏曰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上聲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

吳因之曰本說進却提起退一邊者蓋人君用賢用者未必賢固是不慎賢者未必用亦是不慎故必退之如不得已乃完得個進之如不得已特把退者與進者相形立論只欲得如不得已意思透徹

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慶源輔氏曰所謂

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謹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眾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己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世臣矣附朱子文集答潘文叔書左右固非大臣亦非閹宦弄臣但謂親近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以來中書門下之比云耳大夫却是任政之官六卿官之長亦上大夫也○蒙引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謂是已在位而尊親之不賢者也不但進賢如不得已退人亦如不得已方為退得當下文殺

耳須知兩段固各是形容口氣下段又是形容上段

人亦如不得已也總是好惡與民同也○左右皆曰不可勿聽云云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真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蓋不果進則在退列矣進退相形非固增一箇退人說也故註云如是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倖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只說就一邊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

謂天命結上文天討結此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南軒張氏曰既言進退人才之道復及於可殺者蓋如舜之於四凶孔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國人用之去之也

困勉錄曰李表一云進賢而
及殺人不是把命討並論蓋
人命至重國家所不得已而
後為者無如殺人一件今進
賢時用心亦如此慎可謂如
不得已之至矣須要得他影
借相形意按此又是一說與

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新安陳氏曰。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明其意。不才者。舍之有罪。而甚焉者。殺之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明折獄政刑之道。曾子之言。卹刑也。孟子之言。慎刑也。哀矜勿喜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之意也。國人殺之者。刑入於市。與衆棄之之謂也。若子路無宿諾而片言可以折獄者。即所謂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乎。君子之於獄。於刑也。忠信以孚之。審慎以行之。惻隱以施之。有子路之德。而用曾子孟子之言。則於天討之義。庶幾無愧乎。附存疑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蒙引大註天命指進退人才。言天討指刑殺言。如何以退人才。亦為天命。有德耶。曰有進便有退。以此相形言耳。意重進賢退只是不用。不可謂之天討。○若下文民之所惡惡之。則兼去之殺之。上文因說進賢却形出一個退的來說。此條只說可殺者。亦就藏得一個不可殺的在裏許。蓋國人曰可殺。或察之。見不可殺。則不殺矣。○左右皆

存疑作帶說與南軒新安
之說亦異。因之主之。然玩註
似本不如此。殊屬不必。

李九我曰。唯為民父母。方可
以固結人心。培植國脉。以成
故國。○困勉錄曰。此與首節
所謂故國者三句正相應。○
翼註曰。末節不是說效驗。玩
然後字可見。不如此則有忝
具瞻意。正見其當慎也。承上
重用賢邊。不重用刑。○說約
曰。按前說退不賢。亦是足進
賢意。故只云命討兩節。新安
云三節。便使人搖惑。不是。

曰可殺。此條不可。依南軒新安帶連上文進退人才。言不可而甚者。則殺之。如舜之於四凶。非也。蓋不可而去之者。正是所進之人才。詢察其不可進而退之者。亦何至有可殺之罪耶。若四凶。自是積惡犯罪。非是因入薦進之際。知其不可而殺之也。集註明白。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分明果了。斷。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

去聲 大學傳文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

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用之去之殺之。三節。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得以私喜而加爵。人君不輕

怒而用刑。必如此然後可以為民之父母。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若所用非

其可用。所殺非其可殺。則好惡拂民之性矣。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傳直 戀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

份按語類未二條。謂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此恐記錄有誤。若僅僅如此。小失何以目之為殘。且與上顛倒錯亂句亦不相應。語類首一條云：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當以此為正。困勉錄謂此是專言之仁。非也。註云：凶暴淫虐。明是惻隱之反。何得謂之專言。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

叛親離不復。扶又反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

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

戒後世也。新安陳氏曰：紂罪浮於桀。故下文單說紂。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紕兄臂踰。東家牆便是絕滅天理。周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謂賊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謂殘之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

之則如此。○賊仁是將三綱五常天秩之禮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問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為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以心度之。然則果何

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慶源輔氏曰賊之為害深殘之為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言顛倒錯繆指見於事者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絕滅天理則是殄闕其本根傷敗彝倫則是損害其枝葉眾叛親離不復君之此賊仁賊義眾惡皆備之證驗也此事自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集註下文舉王勉之語所以著萬世為臣者之大戒○新安陳氏曰賊仁賊義細分之有絕本根傷枝葉之殘然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耳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亦見英氣建安○王勉建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太露處

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

弑之罪也

雲峰胡氏曰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人君者無王氏之言無以警後世之為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朱子文集雜著李公常語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為湯武則六尺之孤可托者誰乎愚謂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而為君由孔子而下而為臣固家家可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將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耶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上聲匠人眾工人也姑且

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附蒙引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

也謂大木勝巨室之任也不謂工師勝任○幼而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夫仁義今王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是欲令舍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

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鎰音溢

說約曰教玉人教子即使玉人使字何以異猶云為甚緣故乃如此怪歎之辭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趙氏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趙岐誤註

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

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雙峯饒氏曰兩箇譬喻是兩意前譬是說任賢不如

在匠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玉○蒙引萬鎰言其價值之小也問萬鎰子猶以為小平曰自我輩言則何翅云多也自齊王有國家者言則萬鎰所值幾何孟子此語為齊王言也方起得下句○舊說玉人自有治玉之法不待人君教之故曰云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此雖說得教字穩然於愛國不如愛玉意將晦了蓋此教字是命字之義言玉則教玉人琢之而國家則不使賢者得伸其志以治之豈非愛國不如愛玉哉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

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

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行其所學

能從其所好。去聲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

身而不遇。蓋以此耳。新安陳氏曰：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行賢者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

存疑兩條之意。前是治國不如作室，下是愛國不如愛玉。意思甚明白。新安小用不專用之說，固非饒氏任賢不如任匠之說，亦未甚貼。

○淺說任賢不如任匠，便是愛國不如愛玉。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王噲音快讓國於其相去聲子之，而國大亂。

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燕

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

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人，恫恐百姓，離怨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力。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

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

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

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

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

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

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

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

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

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

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

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孟子曰：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力。

殃取之何如乘去聲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形旬反序說

何氏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

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見春秋傳至

呂晚村曰只從國勢立論便是蘇張押鬪習氣語語從民心上起見便是聖賢有本領經濟議論

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閒不容

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

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慶源輔氏曰

文王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愧哉纔有一毫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過察於人情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
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

而望救於他人矣通考趙氏惠曰腹方口圓曰壺簞
以竹為之長二尺廣一尺深六寸

足高二寸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

天意得矣新安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
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

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惟仁可

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不施

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警之也附

蒙引此後一條見得是當施仁政以慰燕民之心民

心悅則天意得而燕庶其可取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新安陳氏曰七十里為政千里
畏人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節

之應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

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
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

說約曰按蔡傳湯師之未加
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

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明作兩截。故此節斷當於雲霓句一畫。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舉書文而先釋之也。以已意夾說在書內。又引經一體。達說謂係我二句。總証民望民悅非是此二句。只証民悅。

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

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

合則雨虹見形句則止通考趙氏惠曰爾雅雲出天

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變動也。後待也。后君

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

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

也。附蒙引只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可也必日西夷北狄何與舉其遠者言則近者可知也○大註雲

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着是雲

是霓耳霓虹也。單言則同。對言則分。趙氏惠曰雄謂之虹雌謂之霓。愚每疑霓安得有雌雄及考正韻

霓字註曰霓屈虹也。方知虹是長虹所謂蜺蜺者霓只是雲端之白者故謂之屈虹也。又趙氏惠曰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此亦可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何謂雲為天氣。蜺蜺之詩傳曰虹者日與兩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何為霓為地氣。○書之言至奚為后我止。自民望之以下。孟子申言也。謂當湯未至時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又提書曰。後我后來其蘇。見得以上是孟子之言也。下篇亦然。

說叢曰。燕民之簞食壺漿與雲霓之望不殊。至與歸市者不止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侔矣。各節俱重下半段。說統曰。若字作已然事不可認。作設詞。天下固畏齊之彊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

此畏不是好畏。乃伺隙之心也。此自平素言。不行仁政。在殺父兄等事。見出。○焦漪園曰。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者。言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困勉錄曰。依雙峰則齊王當勝燕時。只當誅子噲子之。不當取其國。如此則不但不行仁政。不是連倍地已不是了。依蒙引則使齊王若用上章之言。則燕或竟可取。是其不是處。只在不行仁政。不在倍地。存疑從雙峰。而詆蒙引。愚謂蒙引是也。雖蒙引亦頗游移。然吾只從其可取之說而已。或謂湯之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則疑雙峰之說為長。曰。伐桀而有天下。豈亦不是滅其國乎。以此例燕事。可也。上章固曰取

孟子卷之二

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繫。音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

去。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

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

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

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

之而燕民悅則取之矣。四書脈曰。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則無及矣。○說統曰。通節以置君一句為主。

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雙峯饒氏曰。當時只

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

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

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

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

滅其國了。○新安陳氏曰。此是為齊畫一策如此。區

處畧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非富天下之為

則可。逆止諸侯之兵矣。附蒙引。既動天下之兵了。而

為之計。則須是置君而去。若只施仁政。亦無及。蓋晚

矣。若初間倍地而行仁政。則燕民戴之。諸侯亦無費

可乘。○旄與耄同。九十日耄。○存疑。王速出令。條是

為齊王畫策正答。○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

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下

不能而舍上聲所學以徇之哉慶源輔氏曰范氏發明孟子此意甚好蓋莫非

道也而堯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師也而湯武之師則天討也集註又益以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尤為有功於學者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

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鬪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鬪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丁長孺曰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力當恤民平日之生命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事穆公不咎已而咎民孟子却由有司推到君身上真探本之論

說統曰兩節照看即見出爾反爾之意穆公方說死者三

十三人孟子便說民死於飢

荒者不知幾千人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不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正是出爾反爾處○說約曰兩莫字正對故曰出乎爾及乎爾○翼註曰出爾反爾重怨邊不必兼德○困勉錄曰反有司即所以反乎君有司者君之有司也此意亦須認不然只反得有司矣○份按困勉錄謂上慢殘下君有司平說不必側重有司愚則謂豈但不側重有司抑且當即側重在君邊下節註云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可見有司所以莫害者皆是君不仁而求富之故也此處即如此側重君說則與下節尤相針對矣困勉錄謂反有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音展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充

過也蒙引凶年凡疾疫之類皆是饑歲只是歲不熟○存疑有司莫以告者不告君發倉廩府庫以賑其民也上慢而殘下上慢事而殘害下民也上兼君有司說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君之慢也有司莫以告有司之慢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力驗而不知卹民

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下

司即所以反君妙甚
說統曰仁政泛指厚下之政
說止以散財發粟說太狹又
曰斯字承接有力長上二字
承上文疾視長上來斷指有
司又曰親上死長正與疾視
長上句相應○困勉錄曰親
上死長斷依淺說翼註指有
司言蒙引謂親上兼君有司
者謬親上斷依蒙引存疑就
平時言淺說謂親之死之俱
在危難者謬又曰按可使制
挺句蒙引亦以親上屬危難
姑俟再定

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新安陳氏
日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
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附存疑上文兼
罪君有司君行仁政則專責其君者要之治亂皆在
於君臣下有不得專焉故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專責其君治其本也○親其上就平時言死其長○
就危難言○淺說親上死長此長上俱指有司○
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五子之歌篇有倉廩
府庫所以為去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
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聲則赴救
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音汗頭目也穆公不能
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南軒張氏曰有司視
民之死不救故民

視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所以為得反之也君行仁
政而以民為心民亦將以君為心而親其上死其長
矣此感應之理也曾子戒之戒之之語非特為人上
者不可須臾忘檢身者亦當深體之○新安陳氏曰
上之愛民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衛上如子弟之衛
父兄鄒君知罪民而不知反已孟子惟以行仁政勉
之而誅不誅亡言焉得反之之意凜然可畏真深切
之論死其長如回何敢死之死謂忘身救上死且不
避也平時親其上
當危難則死其長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

滕國名四書正學淵源金氏曰滕姬姓之國在今徐
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名滕城尚在又曰間
於齊楚是時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濟鄆
以南至楚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

翼註曰是謀非我所能及也。是說乃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耳。非自謙短於謀也。○四書脈曰與民守之是未有事時君率其民共守此城池。至當變故君先致死以守。民亦為之死守而弗去。○徐岩泉曰死守最難。平日須有固結之仁聯絡已久。民心方不散。到臨難時。必須以忠義相激發。如張許率民慟哭。有背城一戰之決。纔有轉危為安。移禍為福之理。○李忽齋曰是則可為。只說箇理之所可為。者在是非。謂事之必濟。聖賢於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復論利害。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反形句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

禮記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眾謂師眾大夫率師敗則死之制謂命令士受命或迫以

死寧死而不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去聲之死守

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

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南軒張氏曰與其望二國

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我所當為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為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

○慶源輔氏曰築城鑿池致死以守者守義也使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間於二大而徒欲擇強者而事之以覬一日之安則是僥倖苟免而已○雲峰胡氏曰不守義不能效死而不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城池地利也民弗去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附蒙引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又告以太王之遷及其又問也則合死守遷都而請其自擇蓋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愚嘗疑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今滕文公欲事齊楚而孟子乃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何歟蓋以小事大文公自能之不待教也但文公全欲憑大國之援以僥倖且夕之無事而特不知有自固之義故孟子特以所缺者箴之南軒曰與其望二國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雖曰自強立國然論到道理十全處齊楚還當事他當以鄭子產為法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通考仁山金氏曰薛任姓之國奚仲之國齊取其地而城

之故文公以其偏筆力反與逼同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說見

下章通考趙氏惠曰周自后稷生於邠邠姜嫄之國

稷曾孫也復遷豳詩篤公劉即遷豳之事又九世而

太王去邠遷岐詩所言是也沮漆在豳地二水東

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

四書釋地曰余向主孟子之滕與文公言當在祿王元二間丁未戊申爾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或訝曰曷徵乎爾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魯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實通鑑顯王四十八年事薛不滅無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家此事理至易明者或曰奈滕文公恐何余曰薛滅已八九年齊方於此築城戰國策載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諫乃輟城薛何妨至是復欲城且將之為辭事未定也孟獻城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焉得而不恐哉余獨考薛之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

夫自茲受封歷商及周享國千九百年傳世六十四葉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先下正而不祀哀哉份按金仁山云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今徐州滕城薛城仲虺城皆相近仲虺城即薛舊城也是時已為齊地封靖郭君矣愚謂此條宜全載

邑之水也縣之自土沮漆舉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得以率西水沂為漆沮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大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豳豳在豳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邠不畝奔戎狄公劉居豳大王邑岐文王邑鄆又遷豐武王居鎬故羣書百考有自稷至武七遷之圖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夫音扶疆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

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平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與僥倖同於其所難必。朱子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為大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軒張氏曰：所謂為善循天理而不為己私也。為善者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之基，為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矣。○雲峰胡氏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為天理之所當為，而徒覩夫意外之得者也。

困勉錄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依南軒作與民訣別之言，則后非眾國與守邦，且以累世之赤子而委之狄人，非仁也。况公劉之遷固師民而去，太王乃欲棄其民而獨往耶？其說誠難安矣。依蒙存淺說，翼註則又似太王有強民之意，看來二說兼用為是。願從者從，願留者留，太王固不欲去之，亦不欲強之。如此說方無病。
四書釋地曰：孟子大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云山而不及水，詩詠古公辟。

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我者。此章是勉強為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天者。其在。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狄率西水游於岐下。水而不及山。太史公生當後合而作周本紀曰。遂去。幽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郿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叙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干。以益精確矣。○四書釋地續曰。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郿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南軒張氏曰。大王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徙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大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大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東陽許氏曰。大王自郿遷岐。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郿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大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久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可往。孟子特舉大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程泰之雍錄曰。郿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郿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

名雖曰受之天子。傳之祖宗。而隨在易名。初不以為嫌。如唐叔虞。傳而子燹。改國為晉。魏侯營國於梁。曰梁。韓哀侯國於鄭。曰鄭。無後代所為同家異國之說。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甚眾。弗善。亦此梁山也。

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游至於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源。南五十里有周城。○蒙引謂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數語而感得民之樂從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故註云。若無大王之德。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正以平昔言也。君請擇者。亦觀平素所施何如耳。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

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上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

法傳。去聲。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公六年十

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通考趙氏惠曰。襄

二十五年崔子弑齊君晏子曰君民者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

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記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朱子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通考吳氏程曰君死社稷謂之義與權似無別故語錄欲改作經字

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慶源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大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

也故使文公審已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太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也○

然○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

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

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

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謂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

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

此舍上聲此則必為儀秦張儀蘇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

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

道也問孟子對滕文公二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

說統曰此章雖合遷國守死並說意重在守死邊孟子叙大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述或人效死之說直恁斬絕意自可見又曰是時滕無棄地如岐者可遷其勢不得不死守孟子必兼言遷者教人去死甚難故令之自擇○份按困勉錄謂儒者多說滕無可遷處然孟子既如此說焉知當日無可遷處或城池有厚薄或形勢有便否雖區區最爾豈無別邑愚謂以滕之地勢思之終當以無

可遷之說為允若謂區區最爾亦有別邑正恐雖遷於彼不能濟也

王鳳洲曰此章與公伯寮想子路章同意聖賢於此不但是以天命自諉乃揭出天命所關之大而小人無能為也正是警削奸邪之意

此朱子曰滕是必亡無可疑者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如泰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若湯文之興皆在空間之地無人來觀他故日漸成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

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新安陳氏曰平公將見孟子必得之於樂克所

以沮於臧倉後克入見審問不見之故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

雙峰饒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恐其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

以為姓樂正裘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為姓

仕於魯三鼎士

祭禮五鼎大夫祭禮雙峰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禮

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通考東陽許氏曰儀禮特牲饋食禮士祭禮特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膊膊肱正脊橫脊長脅短脅九體膚三離肺一割肺三為一鼎魚十有五為一鼎腊獸之乾者用兔為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祭禮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膊膊肱正脊脰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豕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膚九實於一鼎魚用鮒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純而鼎肩臂膊者股骨也膊肱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挺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牛肉也離肺者搯離之不絕中央少許割肺者切肺也舉肺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即離肺祭肺即割肺也凡牲用右膊腊合升左右胖故曰腊一純純猶全也然此諸侯之大夫若士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少牢蒙引祭不必喪後方有祭自初喪未葬之前皆有祭也古禮可考

份按肩臂膊者股骨也股字乃肱字之訛膚牛肉也韋上落脅字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

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上聲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

及龜山楊氏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爲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天者有命脩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至於入君則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委之天也○慶源輔氏曰章旨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雙峰饒氏曰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與孟子此章一同皆取必於天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取必於己言天既欲喪斯文必不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是天必不喪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天是以天爲主一說是天命係乎我是以我爲主二者相爲賓主那箇是聖人之言這箇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景伯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論出處而以天命決之聖賢蓋以天命曉人封人則以天意觀聖人者也此一類專以窮達言真氏以伯寮之愆臧

倉之沮夫子莫我知之歎孟子何爲不豫之語皆爲安義命之事天以分定言此亦在天之天雖以理言而實兼乎氣者也故與命以氣言者相貫餘凡所謂不怨天與此類同附蒙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天字以氣數言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二

孟子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下

